

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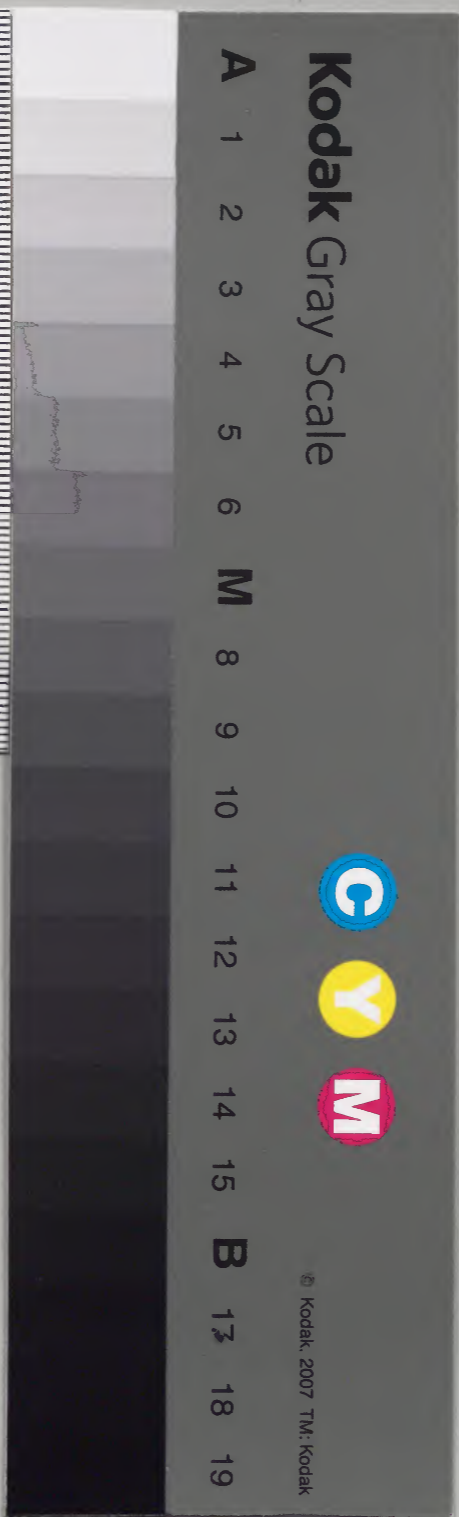
十三十四



內閣文庫		
函	五九	漢
二二	五六	書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56
冊數	20 (13)	
函號	282	8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56
冊數	20 (14)	
函號	282	8



隋書



20
3

館書圖京東			
二	三	正	漢
ノ	七	史	書
冊	號	函	門

漢書門			
二	五	九	五
冊	架	函	號

隋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十二

章文庫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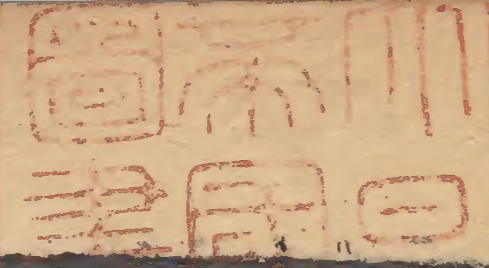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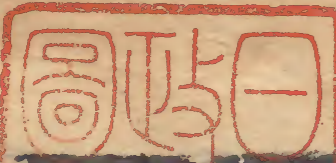
勅重校刊

章世康

弟沈藝冲

從父弟壽

章世康京兆杜陵人也世為關右著姓祖旭魏南幽州刺史父夙隱居不仕魏周二代十徵不出號為逍遙公世康幼而沉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為直寢封漢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



後仕周自典祠下大夫歷沔硤二州刺史從武帝平齊
授司州總管長史于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
之士民胥悅歲餘入爲民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
會中大夫尉迴之作亂也高祖憂之謂世康曰汾絳舊
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善爲吾守
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
古不以得喪于懷在州嘗慨然有止足之志與弟子書
曰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袞
命頻泣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爲寶處膏
脂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爲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

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
前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况孃
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
並從戎役吾與世冲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
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養禮未訪汝等故遣
此及興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於是乃
止在任數年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爲禮部尚書世康寡
嗜欲不慕貴勢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已有之
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尋進爵上庸郡公加邑至二
千五百戶其年轉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四年丁母憂去

職未暮起令視事世康固請乞終私制上不許世康之
在吏部選用平允請托不行開皇七年將事江南議重
方鎮拜襄州刺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總管尋遷爲信
州總管十三年入朝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
所進拔朝廷稱爲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
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爲云何
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誠先哲
所重欲追蹤二跡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
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鉉今犬馬齒莖不益明時恐
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骸骨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

求賢若渴冀與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
乖本望縱令筋骨衰謝猶屈公卧治一隅於是出拜荆
州總管時天下唯置四大總管并楊益三州並親王臨
統唯荆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爲美世康爲政簡靜百姓
愛悅合境無訟十七年卒于州時年六十七上聞而痛
惜之贈賻甚厚贈大將軍謚曰文世康性孝友初以諸
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途不達共推父時田宅盡
以與之世多其義長子福子官至司隸別駕次子福嗣
仕至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作亂也以兵逼東
都福嗣從衛玄戰於城北軍敗爲玄感所擒令作文檄

辭甚不遜尋皆玄感還東都帝銜之不已車裂於高陽
少子福獎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戰沒

洸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主寢上
士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公邑千二百戶高
祖爲丞相從季父孝寬擊尉迴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
封襄陽郡公邑二千戶時突厥寇邊皇太子屯咸陽令
洸統兵出原州道與虜相遇擊破之尋拜江陵總管未
幾以母疾徵還俄拜安州總管伐陳之役領行軍總管
及陳平拜江州總管率步騎二萬略定九江陳豫章太
守徐璽據郡持兩端洸遣開府呂昂長史馮世基以兵

相繼而進既至城下璽僞降其夜率所部二千人襲擊
昂昂與世基合擊大破之擒璽於陣高梁女子洸氏率衆
迎洸遂進圍嶺南上遺洸書曰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
率將戎旅撫慰彼方風行電掃咸應稽服若使干戈不
用兆庶獲安方副朕懷是公之力至廣州說陳渝州都
督王猛下之嶺表皆定上聞而大悅許以便宜從事洸
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歲餘番禺夷王仲宣聚
衆爲亂以兵圍洸洸勒兵拒之中流矢而卒贈上柱國
賜綿絹萬段謚曰敬子協嗣協字欽仁好學有雅量起
家著作佐郎後轉祕書郎開皇中其父在廣州有功上

令協齋詔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身死王事拜
協柱國從歷定息秦三州刺史皆有能名卒官
藝字世文少受業國子周武帝時數以軍功致位上儀
同賜爵脩武縣侯邑八百戶授左旅下大夫出爲魏郡
太守及高祖爲丞相尉迴陰圖不軌朝廷微知之遣藝
季父孝寬馳往代迴孝寬將至鄴因詐病止傳舍從迴
求藥以察其變迴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迴所爲藝黨於
迴不以實答孝寬怒將斬之藝懼乃言迴反狀孝寬於
是將藝西道每至亭驛輒盡驅傳馬而去復謂驛司曰
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迴尋遣騎追孝寬追人至驛輒

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高祖
以孝寬故弗問藝之罪加授上開府卽從孝寬擊迴及
破尉惇平相州皆有力焉以功進位上大將軍改封武
威縣公邑千戶以脩武縣侯別封一子高祖受禪進封
魏興郡公歲餘拜齊州刺史爲政清簡士庶懷惠在職
數年遷營州總管藝容貌瓌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
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番人畏懼莫敢仰視而大治
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鉅萬頗爲清論所譏開皇十五
年卒官時年五十八諡曰懷

冲字世冲少以名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後

從大將軍元定渡江伐陳爲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而還之帝復令沖以馬千匹使於陳以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冲有辭辯奉使稱旨累遷少御伯下大夫加上儀同于時稽胡屢爲寇亂冲自請安集之因拜汾州刺史高祖踐阼徵爲兼散騎常侍進位開府賜爵安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上呼冲問計冲曰夷狄之性易爲反覆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也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上然之因命冲綏懷叛者月餘皆至並赴長城上下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

俄而起爲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冲上表固讓詔曰西南夷裔屢有生梗每相殘賊朕甚愍之已命戎徒清撫邊服以開府器幹堪濟識略英遠軍旅事重故以相任知在艱疚日月未多金華奪情蓋有通式宜自抑割卽膺往旨冲旣至南寧渠帥爨震及西爨首領皆請府參謁上大悅下詔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上聞而大怒令蜀王秀治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案冲無所寬貸冲竟坐免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譖巖於皇太子上謂太子曰古人有沽酒酸而不售者爲噬犬耳

今何用世約乎適累汝也世約遂除名後數載令冲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方並聚衆爲亂攻圍婺州永康烏程諸縣冲率兵擊破之改封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尋拜營州總管冲容貌都雅寬厚得衆心懷撫鞅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高麗嘗入寇冲率兵擊走之仁壽中高祖爲豫章王暕納冲女爲妃徵拜民部尚書未幾卒時年六十六少子挺最知名

韋壽

壽字世齡父孝寬周上柱國鄖國公壽在周以貴公子

早有令譽爲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趙王爲雍州牧引爲主簿尋遷少御伯武帝親征高氏拜京兆尹委以後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邑八百戶高祖爲丞相以其父平尉迴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邑五千戶俄以父喪去職高祖受禪起令視事尋遷恒毛二州刺史頗有治名開皇十年以疾徵還卒于家時年四十二諡曰定仁壽中高祖爲晉王廣納其女爲妃以其子保巒嗣壽弟霽位至太常少卿安邑縣伯津位至內史侍郎判民部尚書事世康從父弟操字元節剛簡有風槩仕周至位上開府光州刺史高祖爲丞相以平尉迴功進

位柱國封平桑郡公歷青荆二州總管卒官諡曰靜

柳機

子述

從子審之

機弟旦肅

從弟雄亮

機字匡時河東解人也父慶魏尚書左僕射機偉儀容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爲魯公引爲記室及帝嗣位自宣納上士累遷少納言太子宫尹封平齊縣公從帝平齊拜開府轉司宗中大夫宣帝時遷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託於鄭譯陰求出外於是拜華州刺史及高祖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阼進爵建安郡公邑二千四百戶徵爲納

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然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在職數年復出爲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文成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並爲外職楊素時爲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機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皆歡笑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後作牧俱稱寬惠後數年以疾徵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十六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諡曰簡子述嗣

柳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少以父蔭爲太子親衛後以尚主之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內史侍郎上

於諸壻中特所寵敬歲餘判兵部尚書事丁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襲爵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爲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稱貴倖朝臣莫不讐憚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素或令述改之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亦被疎忌不知省務述任寄踰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令攝兵部尚書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

禮於陳貴人上知而大怒因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出外作勅書楊素聞之與皇太子協謀便矯詔執述巖二人持以屬吏及煬帝嗣位述竟坐除名與公主離絕徙述于龍川郡公主請與述同徙帝不聽事見列女傳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而死時年三十九且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起家周左侍上士累遷兵部下大夫頃之益州總管王謙起逆拜爲行軍長史從梁睿討平之以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年加授開府封新城縣男遷授掌設驃騎歷羅浙魯三州刺史並有能名大業初拜龍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擊旦爲開設

學校大變其風帝聞而善之下詔褒美四年徵爲太常少卿攝判黃門侍郎事卒官年六十一子燮官至河內掾

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起家周齊王文學武帝見而異之召拜宣納上士高祖作相引爲賓曹參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轉太子內舍人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爲民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之狀達云柳肅在宮大見踈斥帝問其故荅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太翼於宮中爲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帝之家子位

當儲貳誠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唇舌適足以相誑誤願殿下勿納之庶人不憚他日謂臻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肅知之令而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橫除名非其罪也召守禮部侍郎轉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行幸遼東常委之於涿郡留守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二

雄亮字信誠父檜仕周華陽太守遇黃衆寶作亂攻陷華陽檜爲賊所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陰有復讎之志武帝時衆寶率其所部歸於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衆寶于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尋治梁州總

管訛室遷湖城令累遷內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司馬消難作亂江北高祖令雄亮聘于陳以結鄰好及還會高祖受禪拜尚書考功侍郎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有奏事雄亮多所駁正深爲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爵爲伯秦王俊之鎮隴右也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官時年五十一有子贊

審之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審之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爲童兒時周齊王憲嘗遇審之於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入國子以明經擢

第拜宗師中士尋轉守廟下士武帝嘗有事大廟審之讀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爲宣納上士及高祖作相引爲田曹參軍仍詒典籤事開皇初拜通事舍人尋遷內史舍人歷兵部司勳二曹侍郎朝廷以審之有雅望善談詭又飲酒至石不亂由是每梁陳使至輒令審之接對後遷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審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域俄而突厥啓民可汗求結和親復令審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審之前後奉使得二國所贈馬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

仁壽中出爲肅州刺史尋轉息州刺史俱有惠政後二
歲以母憂去職煬帝踐阼復拜光祿少卿大業初啓民
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帝使蹇之諭令
出塞及還奏事稱旨拜黃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薨朝
野注望皆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大業三年車
駕還京師拜爲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備儀衛命齊王
立於西朝堂之前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楊約
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蹇之詣齊王所西面
立牛弘宣勅謂齊王曰我昔階緣恩寵啓封晉陽出藩
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熲虞慶則

元旻等從內送王子相於我于時誠我曰以汝幼冲未
更世事今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
昵近小人踈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
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勅之後奉
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無今日矣若與蹇之
從事一如子相也又勅蹇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善思
匡救之理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
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正擅寵左右放縱喬
令則之徒深見昵狎蹇之雖知其罪失不能匡正及王
得罪蹇之竟坐除名帝幸遼東召蹇之檢校燕郡事及

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涇口時年六十子威明

昂字千里父敏有高名好禮篤學治家如官仕周歷職清顯開皇初爲太子太保昂有氣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爲大內史賜爵文城郡公致位開府當塗用事百寮皆出其下宣帝嗣位稍被踈遠然不離本職及高祖爲丞相深自結納高祖大悅之以爲大宗伯昂受拜之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高祖受禪昂疾愈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表曰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

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關右山東又爲戰國各逞權詐俱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以至於此晚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敝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於時則儒雅之道經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茲而壞伏惟陛下稟靈上帝受命旻天合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往者周室頽毀區宇沸騰聖策風行神謀電發端坐廊廟蕩滌萬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擇萬古之典無善不爲改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情緣義爲其節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獻尚未盡行臣謬

蒙獎策從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墜禮教
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情念下
民漸彼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
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
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非遠上覽而善之因下詔曰
建國重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先於禮自魏氏不競
周齊抗衡分四海之民闢二邦之力遞爲強弱多歷年
所務權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民不見德唯爭
是聞朝野以機巧爲師文吏用深刻爲法風澆俗敝化
之然也雖復建立庠序兼啓黌塾業非時貴道亦不行

其間服膺儒術蓋有之矣彼衆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維
持名教獎飾彝倫微相弘益賴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
隨化有禮則祥瑞必降無禮則妖孽興起人稟五常性
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德無禮則禽獸其心治國立身
非禮不可朕受命於天財成萬物去華夷之亂求風化
之宜戒奢崇儉率先百辟輕徭薄賦冀以寬弘而積習
生常未能懲革閭閻士庶吉凶之禮動悉乖方不依制
度執憲之職似塞耳而無聞蒞民之官猶蔽目而不察
宣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且養今者民丁非
役之日農畝時候之餘若敦以學業勸以經禮自可家

慕大道人希至德豈止知禮節識廉耻父慈子孝兄恭
弟順者乎始自京師爰及州郡宜祇朕意勸學行禮自
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政數年
卒官子調起家秘書郎尋轉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
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斂板
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爲侍御史調信有可取
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秋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煬帝嗣位累遷尚書左司郎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贓貨
唯調清素守常爲時所美然於幹用非其所長

史臣曰韋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世康昆季餘慶所鍾
或入處禮闈或出總方岳朱輪接軫旟旆成陰在周暨
隋勳庸並茂盛矣建安風韻閑雅望重當時述恃寵驕
人終致傾敗且屢有惠政肅每存誠讜雄亮名節自立
忠正見稱譽之神情開爽頗爲踈放文城歷仕二朝咸
見推重獻書高祖遂興學校言能弘道其利博哉

隋書卷四十七終

隋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十三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楊素

弟約

從父文思

文紀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祖暄魏輔國將軍諫議大夫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羣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

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
工草隸頗留意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冢宰
宇文護引爲中外記室後轉禮曹加大都督武帝親總
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
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
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由是贈敷爲大將軍諡曰忠
壯拜素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爲
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
勿憂不富貴素應聲荅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
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

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
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邑五百戶其年授司
城大夫明年復從憲拔晉州憲屯兵雞樓原齊王以大
軍至憲懼而宵遁爲齊兵所躡衆多敗散素與驍將十
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其後每戰有功及齊平加
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邑千五百戶賜以粟帛奴婢雜
畜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治東楚州事封弟慎
爲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於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
宣帝卽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爲安成公尋從韋
孝寬徇淮南素別下盱眙鍾離及高祖爲丞相素深自

結納高祖甚器之以素爲汴州刺史行至洛陽會尉迴
作亂滎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以應迴素不得進高祖
拜素大將軍發河內兵擊胄破之遷徐州總管進位柱
國封清河郡公邑二千戶以弟岳爲臨貞公高祖受禪
加上柱國開皇四年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
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爲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
免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
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
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
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

置兵二百人自餘平乘舩艦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
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硤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
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
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
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
素親率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
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
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
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
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

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石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蠻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退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遣使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及還拜荊州總管進爵郢國公邑三千戶真食長壽縣千戶以其子玄感爲儀同玄獎爲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以金寶

又賜陳主妹及女奴十四人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於郢臣不願與之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歲餘轉內史令俄而江南人李稜等聚衆爲亂大者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殺害長吏以素爲行軍總管帥衆討之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據京口素率舟師入自揚子津進擊破之晉陵顧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素逆擊破之執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略又平之吳郡沈玄愴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率衆援之玄愴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

隋書卷四十八 列傳 四
孫於松江大破之生擒孟孫玄懽黥歙賊帥沈雪沈能
據柵自固又攻拔之浙江賊帥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
史舩艦千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
而破智慧逃入海素躡之從餘姚泛海趣永嘉智慧來
拒戰素擊走之擒獲數千人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據
東陽署其徒蔡道人爲司空守樂安進討悉平之又破
永嘉賊帥沈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
逸寇前後百餘戰智慧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
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官爲上開府賜綵物三千段素
以餘賊未殄恐爲後患又自請行乃下詔曰朕憂勞百

姓日旰忘食一物失所情深納隍江外狂狡妄構妖逆
雖經殄除民未安堵猶有賊首凶魁逃亡山洞恐其聚
結重擾蒼生內史令上柱國越國公素識達古今經謀
長遠比會推轂舊著威名宜任以大兵總爲元帥宣布
朝風振揚威武擒剪叛亡慰勞黎庶軍民事務一以委
之素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
殺刺史劉弘據州爲亂諸亡賊皆歸之自以海路艱阻
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泛海掩至國慶遑遽棄州而
走餘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乃
密令人謂國慶曰爾之罪狀計不容誅唯有斬送智慧

可以塞責國慶於是執送智慧斬於泉州自餘支黨悉來降附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玄獎爲儀同賜黃金四十斤加銀瓶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三千口公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爲尚書右僕射與高頴專掌朝政素性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頴推高頴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轍其才藝風調優於高頴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頴遠矣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之聲及宮成上命

高頴前視奏稱頴傷綺麗大損人丁高祖不悅素憂懼計無所出卽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論上上意乃解於是賜錢百萬緡絹三千段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輦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

殺傷不可勝計羣虜號哭而去優詔褒揚賜縑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于玄感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善並上儀同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三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

從焉二十年晉王廣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卑躬以交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頴為尚書左僕射賜良馬百匹牝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為行軍元帥出雲州擊突厥連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以功進子玄感位為柱國玄縱為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詔曰君為元首臣則股肱共治萬姓義同一體上柱國尚

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
懷佐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
質受脤出師擒剪凶魁克平號鄭頻承廟筭揚旂江表
每稟戎律長驅塞陰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
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
藻縱橫語武則權奇間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
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瑩兆安厝委
素經營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
義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寶祚無窮以爲陰
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徧歷川原親

自占擇纖介不善卽更尋求志圖元吉孜孜不已心力
備盡人靈協贊遂得神臯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
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非唯廊廟之器實
是社稷之臣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
義康郡公邑萬戶子子孫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
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
并綾錦五百段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文
紀及族父昇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
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
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並江南士

人因高智慧沒爲家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盛
近古未聞煬帝初爲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
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
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
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唯兵部尚書柳述
以帝壻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上言
素作威作福上漸踈忌之後因出勅曰僕射國之宰輔
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
崇實奪之權也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
以下射素箭爲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銀

萬以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
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閣侍疾時皇太子
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乃手自爲書封出
問素素錄出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
患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
太子謀之於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
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
崩由是頗有異論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來據蒲州燒
斷河橋又遣王聃子率數萬人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
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遲明擊之天保敗走聃子懼而

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前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安撫大使率衆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石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策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原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衆且十萬來拒戰又擊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脩武公約齋

手詔勞素曰我有隋之御天下也于今二十有四年雖復外夷侵叛而內難不作脩文偃武四海晏然朕以不天銜恤在疚號天叩地無所逮及朕本以藩王謬膺儲兩復以庸虛纂承洪業天下者先皇之天下也所以戰戰兢兢弗敢失墜況復神器之重生民之大哉賊諒包藏禍心自幼而長羊質獸心假託名譽不奉國諱先圖叛逆違君父之命成莫大之罪誑惑良善委任奸回稱兵內侮毒流百姓私假署置擅相謀戮小加大少凌長民怨神怒衆叛親離爲惡不同同歸于亂朕寡兄弟猶未忍及言是故開關門而待寇戢干戈而不發朕聞之

隋書卷四十八 列傳 十一
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仰惟先旨每以子民爲念朕豈得
枕伏苦廬顛而不救也大義滅親春秋高義周旦以誅
二叔漢啓乃戮七藩義在茲乎事不獲已是以授公戎
律問罪大原且逆子賊臣何代不有豈意今者近出家
國所歎荼毒甫爾便及此事由朕不能和兄弟不能安
蒼生德澤未弘兵戈先動賊亂者止一人塗炭者乃衆
庶非唯宥畏天威亦乃孤負付囑薄德厚耻愧乎天下
公乃先朝功臣勳庸克茂至如皇基草創百物惟便始
匹馬歸朝誠識兼至汴部鄭州風卷秋籜荆南塞北若
火燎原早建殊勳夙著誠節及獻替朝端具瞻惟允爰

弼朕躬以濟時難昔周勃霍光何以加也賊乃竊據蒲
州關梁斷絕公以少擊衆指期平殄高壁據峻抗拒官
軍公以深謀出其不意霧廓雲除冰消瓦解長驅北邁
直趨巢窟晉陽之南蟻徒數萬諒不量力欲猶舉斧公
以稜威外討發憤於內忘身殉義親當矢石兵刃斲交
淪潰鳥散僵屍蔽野積甲若山諒遂守窮城以拒鈇鉞
公董率驍勇四面攻圍使其欲戰不敢求走無路智力
俱盡面縛軍門斬將搴旗伐叛柔服元惡旣除東夏清
晏嘉庸茂績於是乎在昔武安平趙淮陰定齊豈若公
遠而不勞速而克捷者也朕殷憂諒闇不得親御六軍

未能問道於上庠遂使劬勞於行陣言念于此無忘寢食公乃建累世之元勳執一心之確志古人有言曰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之矣方乃銘之常鼎豈止書勳竹帛哉功績克諧哽歎無已稍冷公如宜軍旅務殷殊當勞慮故遣公弟指宣往懷迷塞不次素上表陳謝曰臣自惟虛薄志不及遠州郡之職敢憚劬勞卿相之榮無階覬望然時逢昌運王業惟始雖涓流赴海誠心屢竭輕塵集岳功力蓋微徒以南陽里閭豐沛子弟高位重爵榮顯一時遂復入處朝端出總戎律受文武之任預惟幄之謀豈臣才能實由恩澤欲報之德義極

昊天伏惟陛下照重離之明養繼天之德牧臣於踈遠照臣以光暉南服降枉道之書春官奉肅成之旨然草木無識尚榮枯候時況臣有心實自効無路晝夜迴徨寢食慙惕常懼朝露奄至虛負聖慈賊諒包藏禍心有自來矣因幸國哀便肆凶途興兵晉代搖蕩山東陛下拔臣於凡流授臣以戎律蒙心膂之寄稟平亂之規蕭王赤心人皆以死漢皇大度天下爭歸妖寇廓清豈臣之力曲蒙使臣弟約齋詔書問勞高旨峻筆有若天臨洪恩大澤便同海運悲欣慙懼五情振越雖百殞微軀無以一報其月還京師因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

太監以平諒之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皆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綺羅千疋諒之妓妾二十人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子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戶其年卒官諡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輜車班劍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曰夫銘功彝器紀德豐碑所以垂名迹於不朽樹風聲於沒世故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勳劬勞王室竭盡誠節叶贊朕

躬故以道邁三傑功參十亂未臻遐壽遽戢清徽春秋遞代方綿歲祀式播彫篆用圖勳德可立碑宰隄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上亦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有集十卷素雖有建立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爲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因改封於楚楚與隋同分欲以此厭當之素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臾活耶素貪冒財貨營求

產業東西二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
方都會處邸店水磴并利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
之子玄感嗣別有傳諸子皆坐玄感誅死

約字惠伯素異母弟也在童兒時嘗登樹墮地爲查所
傷由是竟爲宦者性好沉靜內多譎詐好學強記素友
愛之凡有所爲必先籌於約而後行之在周末以素軍
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高祖受禪授長秋卿
父之爲邵州刺史入爲宗正少卿轉大理少卿時皇太
子無寵而晉王廣規欲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於
是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遺於約因通王意

既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友經合義亦達者
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
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歲矣朝臣爲足下家所
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宮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
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
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
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
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於骨髓斯則去累卵之
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
喜乃撫掌而對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

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
自結託則匪唯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
聲名日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大
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
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晉王入東宮引約爲左庶子改
封脩武縣公進位大將軍及素被高祖所疎出約爲伊
州刺史入朝仁壽宮遇高祖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縊
殺庶人勇然後陳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
兄之弟果堪大任卽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術兼達
時務帝甚任之後數載加位右光祿大夫後帝在東都
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兄墓遂在道拜哭爲
憲司所劾坐是免官未幾拜淅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
爲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旣愴分離形於顏色帝謂
之曰公比憂瘁得非爲叔邪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
旨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女擬
後之

文思字溫才素從叔也父寬魏左僕射周小冢宰文思
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
父功封新豐縣子邑五百戶天和初治武都太守十姓
獠反文思討平之復治翼州事党項羌叛文思率州兵

附錄卷四十八 列傳 五
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生獠及東山獠並破之後
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以勳進授上
儀同三司改封永寧縣公增邑至千戶壽陽劉叔仁作
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博井在陣生擒叔仁
又別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柵其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右
旅下大夫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拒尉迴於武陵迴遣
其將李雋圍懷州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之破尉惇
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
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加邑二千戶後爲魏
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之爲立碑頌德轉冀

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爲民部尚書轉納言改授右光祿
大夫從幸江都宮以足疾不堪趨奏復授民部尚書加
位左光祿大夫卒官時年七十諡曰定初文思當襲父
爵自以非嫡遂讓封於弟文紀當世多之

文紀字溫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邑二
千七百戶自右侍上士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
州總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李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
尚軍遇擊走之以功進授開府入爲虞部下大夫高祖
爲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睿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
將軍前後增邑三千戶拜資州刺史入爲宗正少卿坐

事除名後數載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
除宗正卿兼給事黃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仁壽二年
遷荊州總管歲餘卒官時年五十八諡曰恭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倣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
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
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氛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
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
覽其奇策高文足為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
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
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帝朝霜露寃其

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乎為亂階墳土未
乾闔門殂戮丘隴發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
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之謂歟約外示溫柔內懷
狡竿為蛇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宜哉

隋書卷四十八終

隋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四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鵠人也本姓秦氏祖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為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上

萬曆二十六年刊

隋書卷四十九

列傳

士俄轉納言上士專掌文翰甚有美稱加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脩起居注其後襲封臨涇公宣政元年轉內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爰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旣衰

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脩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旣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筴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

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

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

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
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
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
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
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日殘缺猶多及東夏
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
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
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
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
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

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
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
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
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
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
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
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
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
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恹惜必須勒之以天
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

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監少垂
照察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齎縑一匹一二年間
篇籍稍備進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戶三年拜禮部尚
書奉勅脩撰五禮勒成百卷行于當世弘請依古制脩
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
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
祀于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
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
脩二七廣四脩一鄭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
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

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
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
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于寶所
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
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
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
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
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
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
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

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
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
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
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
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
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
脫履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
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
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
須於太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

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
位有三加以簠簋邊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
復須席工升歌出罇反玷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
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
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
大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
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
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
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
束皙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

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令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闕以象卦九室以象州

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濶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頌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

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爲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鬼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

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窻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殿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

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復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復廟重屋也據廟旣重屋明堂亦不宜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及玷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

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辟廡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廡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爲明堂辟廡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爲明堂靈臺辟廡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圍如壁則曰璧廡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廡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爲別歷代所疑豈

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
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園宮垣
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父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
靡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銘
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靡夫帝王作事必師古
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
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
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
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
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闈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

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
步依太山盛德記覲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
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
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上以時事草創未遑
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
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謹
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
奏太簇歌應鍾皆是旋相為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
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為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
徵應鍾為羽大呂為變宮夷則為變徵他月倣此故先

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楊子雲曰
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
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
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
水王木相還相爲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爲宮今若十
一月不以黃鍾爲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爲宮便是春木
不王夏王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
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
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爲不易
且律十二今直爲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

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爲宮之法
上曰不須作旋相爲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
律不可行謹案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
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
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
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
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
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
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
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

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
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准以定數准之狀
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
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
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
和年待詔候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准調音者
故待詔嚴嵩具以准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
樂器大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不中其四不中其六不
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准施絃嘉平年東觀
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准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

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
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太權常數及候氣而
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
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
爲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
悲破爲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爲樂得成亦所不用取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
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
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
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

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爲
宮各自爲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爲調
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
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
林鍾以姑洗爲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
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勗下徵之調
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議
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事在音
律志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事在禮
志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

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
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敘別何相送之
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
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高
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
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
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
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
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
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碁

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
詔除朞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
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
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
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
舉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也
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
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余學行
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藝倫欣
有敘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

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爲右光祿大夫
從拜恒岳壇場珪幣墀時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行煬
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親重如
此弘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
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也六年從幸江都其年
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贈贈甚厚
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諡曰憲
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
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勅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
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

隋書卷四十九 列傳 十四
大業之世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
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
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
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以無所怪問直荅
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
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三
卷行於世長子方大亦有學業官至內史舍人次子方
裕性凶險無人心從幸江都與裴虔通等同謀弑逆事
見司馬德戡傳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
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
也綢繆省闈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
務非其所長然激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
子實不才崇基不構干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

隋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五

隋書卷四十九終

隋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十五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宇文慶

宇文慶字神慶河南洛陽人也祖金殿魏征南大將軍
仕歷五州刺史安吉侯父顯和夏州刺史慶沉深有器
局少以聰敏見知周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
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又事筆硯為腐儒之業于時

萬曆二十六年刊

隋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十五

文州民夷相聚爲亂慶應募從征賊據保巖谷徑路懸絕慶束馬而進襲破之以功授都督衛王直之鎮山南也引爲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柱國府掾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後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戰良久中石廼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之餘勇可以賈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其後齊師大至慶與宇文憲輕騎而覘卒與賊相遇爲賊所窘憲挺身而遯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引弓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破高緯拔高壁克并州下信都禽高

潛功並居最周武帝詔曰慶勳庸早著英望華遠出內之績簡在朕心戎車自西俱總行陣東夏蕩定實有茂功高位縟禮宜崇榮冊於是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邑千六百戶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拜延州總管俄轉寧州總管高祖爲丞相復以行軍總管南征江表師次白帝徵還以勞進位上大將軍高祖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位上柱國數年出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上潛龍時嘗從容與慶言及天下事上謂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

附書卷五十一 列傳 二
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復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會無深恨固本之計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哉尉迥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爲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成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爲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嶮隘易生艱阻王謙愆愬素無籌略但恐爲人所誤不足爲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顧具錄前言爲表而奏之曰臣聞智侔造化二儀無以隱其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先天弗違實聖人之體道未萌見兆諒達節

之神機伏惟陛下特挺生知徇齊誕御懷五岳其猶輕吞八荒而不梗蘊妙見於曾襟運奇謨於掌握臣以微賤早逢天睠不以庸下親蒙推赤所奉成規纖毫弗舛尋惟聖慮妙出著龜驗一人之慶有徵寔天子之言無戲臣親聞親見實榮實善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之與公本來親密懷抱委曲無所不盡話言歲久尚能記憶今覽表奏方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錄古人之先知禍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于家子靜禮初爲太子千牛備身尋尚高祖女廣平公主授儀同

安德縣公邑千五百戶後爲熊州刺史先慶卒子協歷
武賁郎將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鼎字
婆羅門大業之世少養宮中後爲千牛左右煬帝甚親
昵之每有遊宴鼎必侍從至於出入臥內伺察六宮往
來不限門禁其恩倖如此時人號曰宇文三郎鼎與宮
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鼎聞而
懼數日不敢見其兄協因奏曰鼎今已壯不可在宮掖
帝曰鼎安在協曰在朝堂帝不之罪因召入待之如初
宇文化及弑逆之際鼎時在玄覽門覺變將入奏爲門
司所遏不得時進會日曠宮門閉退還所守俄而難作

鼎與五十人赴之爲亂兵所害

李禮成

李禮成字孝諧隴西狄道人也涼王暠之六世孫祖延
實魏司徒父彧侍中禮成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
榮陽鄭顥隨魏武帝入關顥母每謂所親曰此兒平生
未嘗迴顧當爲重器耳及長沉深有行檢不妄通賓客
魏大統中釋褐著作郎遷太子洗馬員外散騎常侍周
受禪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于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
被服多爲軍容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
後以軍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爵脩陽縣侯拜

遷州刺史時朝廷有所徵發禮成度以蠻夷不可擾擾必爲亂上表固諫周武帝從之伐齊之役從帝圍晉陽禮成以兵擊南門齊將席毗羅率精甲數千拒帝禮成力戰擊退之加開府進封冠軍縣公拜北徐州刺史未幾徵爲民部中大夫禮成妻竇氏早沒知高祖有非常之表遂聘高祖妹爲繼室情契甚歡及高祖爲丞相進位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委以心膂及受禪拜陝州刺史進封絳郡公賞賜優洽尋徵爲左衛將軍遷右武衛大將軍歲餘出拜襄州總管稱有惠政後數載復爲左衛大將軍時突厥屢爲寇患緣邊要害多委重臣由

是拜寧州刺史歲餘以疾徵還京師終於家其子世師官至度支郎中

元孝矩

元孝矩河南洛陽人也祖脩義父子均並爲魏尚書僕射孝矩西魏時襲爵始平縣公拜南豐州刺史時見周太祖專政將危元氏孝矩每慨然有興復社稷之志陰謂昆季曰昔漢氏有諸呂之變朱虛東牟卒安劉氏今宇文之心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盍將圖之爲兄則所遇孝矩乃止其後周太子爲兄子晉公護娶孝矩妹爲妻情好甚密及閔帝受禪護總百揆孝矩之寵

益隆及護誅坐徙蜀數載徵還京師拜益州總管司馬
轉司憲大夫高祖重其門地娶其女爲房陵王妃及高
祖爲丞相拜少冢宰進位柱國賜爵洵陽郡公時房陵
王鎮洛陽及上受禪立爲皇太子令孝矩代鎮旣而立
其女爲皇太子妃親禮彌厚俄拜壽州總管賜孝矩璽
書曰楊越氛祲侵軼邊鄙爭桑輿役不識大猷以公志
存遠略今故鎮邊服懷柔以禮稱朕意焉時陳將任變
奴等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總管屯兵於江上後
數載自以年老筋力漸衰不堪軍旅上表乞骸骨轉涇
州刺史高祖下書曰知執謙撝請歸初服恭膺寶命實

賴元功方欲委裘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爲君子
者乎若以邊境務煩卽宜徙節涇郡養德臥治也在州
歲餘卒官年五十九謚曰簡子無竭嗣孝矩兄子文都
見誠節傳孝矩次弟稚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
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季弟褒最
知名

褒字孝整便弓馬少有人之量年十歲而孤爲諸兄
所鞠養性友悌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別居褒泣諫不得
家素富多金寶褒無所受脫身而出爲州里所稱及長
寬仁大度涉獵書史仕周官至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

史及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迴以功復拜柱國進封河間郡公邑二千戶開皇二年拜安州總管歲餘徙原州總管有商人爲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褻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褻受金縱賊上遣使窮治之使者簿責褻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褻便卽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褻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於佗所上謂褻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盜非善事何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爲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卽放免臣之罪二也牽率愚誠無顧形迹不恃文書約束至今爲物

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繼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爲長者十四年以行軍總管屯兵備邊遼東之役復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柳城而還仁壽初嘉州夷獠爲寇褻率步騎二萬擊平之煬帝卽位拜齊州刺史尋改爲齊郡太守吏民安之及興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褻詰之掾理屈褻杖之掾遂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褻大怒因杖百餘數日而死坐是免官卒於家時年七

十三

郭榮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魏大統末爲同州司馬時武元皇帝爲刺史由是與高祖有舊徽後官至洵州刺史安城縣公及高祖受禪拜太僕卿數年卒官榮容貌魁岸外疎內密與其交者多愛之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護察榮謹厚擢爲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爲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度河

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縱大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又以稽胡數爲寇亂使榮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是不能爲寇武帝親總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從帝平齊以戰功賜馬二十四匹綿絹六百段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榮少與高祖親狎情契極歡嘗與高祖夜坐月下因從容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宣帝崩高祖總百揆召榮撫其背而笑曰吾言驗未卽拜相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蕃部大夫高祖受禪引爲

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加位上儀同累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率兵討之歲餘悉平賜奴婢三百餘口煬帝卽位入爲武侯驃騎將軍以嚴正聞後數歲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民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爲中國疲敝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

晝夜不釋甲胄百餘日帝每令人窺諸將所爲知榮如是帝大悅每勞勉之九年帝至東都謂榮曰公年德漸高不宜久涉行陣當與公一郡任所選也榮不願違離頓首陳讓辭情哀苦有感帝心於是拜爲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其見信如此楊玄感之亂帝令馳守太原明年復從帝至柳城遇疾帝令存問動靜中使相望卒於懷遠鎮時年六十八帝爲之廢朝贈兵部尚書諡曰恭贈物千段有子福善

龐晃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虬周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子刺史杜達召補州都督周太祖既有關中署晃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徙居關中後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鎮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遂沒於陣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雋齎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與拜上儀同賜綵二百段復事衛王時高祖出爲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詣高祖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

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爲驗晃旣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因以二婢賜之情契甚密武帝時晃爲常山太守高祖爲定州總管屢相往來俄而高祖轉亳州總管將行意甚不悅晃因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處今若動衆天下不足圖也高祖握晃手曰時未可也晃亦轉爲車騎將軍及高祖爲揚州總管奏晃同行旣而高祖爲丞相進晃位開府命督左右甚見親待及踐阼謂晃曰射雉之符今日驗不晃再拜曰陛下應天順民君臨寓內猶憶曩時

之言不勝慶躍上笑曰公之此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
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爲公邑千五百戶河間王弘之擊
突厥也晃以行軍總管從至馬邑迂路出賀蘭山擊賊
破之斬首千餘級晃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塗用事勢
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嘗於軍中臥見雄不起雄甚銜之
復與高熲有隙二人屢譖晃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
進出爲懷州刺史數歲遷原州總管仁壽中卒官年七
十二高祖爲之廢朝贈物三百段米三百石諡曰敬子
長壽頗知名官至驃騎將軍

李安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爲朔燕恒三州
刺史襄武縣公安美姿儀善騎射周天和中釋褐右侍
上士襲爵襄武公俄授儀同少師右士高祖作相引
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愬爲儀同安叔父梁
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高祖誘愬爲內應
愬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
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
將加官賞安頓首而言曰兄弟無汗馬之勞過蒙獎擢
合門竭節無以酬謝不意叔父無狀爲兇黨之所蠱惑
覆宗絕嗣其甘若薺蒙全首領爲幸實多豈可將叔父

隋書卷五十一 列傳二十一
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高祖爲之改容曰我爲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高祖亦爲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愬上儀同黃臺縣男高祖卽位授安內史侍郎轉尚書左丞黃門侍郎平陳之役以爲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備以夜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爲然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高祖嘉之詔書勞曰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爲長險隘之間彌謂官軍所憚開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摧破賊徒生擒虜衆益官

軍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聞以欣然進位上大將軍除郢州刺史數日轉鄧州刺史安請爲內職高祖重違其意除左領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復拜愬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八年突厥犯塞以安爲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安別出長川會虜度河與戰破之仁壽元年出安爲寧州刺史愬爲衛州刺史安子瓊愬子瑋始自襁褓乳養宮中至是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見親顧如是高祖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愬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獎大節體此至

公往者周歷既窮天命將及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承此澆季寔繁姦宄上大將軍寧州刺史趙郡公李安其叔璋潛結藩枝扇惑猶子包藏不逞禍機將發安與弟開府儀同三司衛州刺史黃臺縣男哲深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已懋庸冊賞宜不踰時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處有地朕常爲思審遂致淹年今更詳按聖典求諸往事父子天性誠孝猶不並立况復叔姪恩輕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得正理宜錄舊勳重弘賞命於是拜安哲俱爲柱國賜縑各五千匹馬百匹羊千

口復以哲爲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家門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歔欷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時年五十三諡曰懷子瓊嗣少子孝恭最有名哲後坐事除名配防嶺南道病卒

史臣曰宇文慶等龍潛惟舊疇昔親姻或素盡平生之言或早有腹心之託霑雲雨之餘潤照日月之末光騁步天衢與時升降高位厚秩貽厥後昆優矣晶幼養宮中未聞教義煬帝愛之不以禮其能不及於此乎安哲之於高祖未有君臣之分陷其骨肉使就誅夷大義滅

問所

親所聞異於此矣雖有悲悼何損於誓

晴書卷五十終

慶應元